

慈 禧 全 传 (上)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丛书名：现代文学

书 名：慈禧全传(上)

作 者：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

出版社：学苑音像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05-1-1

ISBN 7-88050-475-3

中国分类法号：I27

定 价：10.00元

写在《慈禧前传》之前

清文宗与恭亲王

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，文宗崩于热河。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，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，额駙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，“赞襄一切政务”。这就是清朝家法中，“顾命大臣”辅弼幼主的制度。

不久，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（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“圣母皇太后”），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，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，于是与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密谋，夺取政权，由“顾命”而变为“垂帘”，两宫临朝称制于上，恭王总揽全局于下，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“辛酉政变”。

“辛酉政变”争权的两方，缩小范围来说，一方为慈禧和恭王，一方是肃顺及其同党。

但肃顺为文宗所重用，而文宗的重用肃顺，则在恭亲王子咸丰五年奉旨“罢直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”以后，为此文宗与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。换言之，没有恭亲王子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，就没有肃顺于咸丰六、七年始的逐渐被重用，即令肃顺在御前当差，有心揽权，则以恭亲王的地位，足以裁抑，然则文宗的末命，必以嗣君付托恭王，不特无“政变”之可言，且亦无“垂帘”之变局。王湘绮诗：“祖制重顾命，姜似不佐周”，“垂帘”原是恭王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，倘恭王亦在“顾命”之列，一定也跟肃顺、载垣一样，对“垂帘”之议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。

由此可见，“辛酉政变”实种因于文宗与恭王的兄弟失和，其间牵涉到帝位、亲情、礼法、隐衷。重重因素的纠结，构成了复杂微妙的过程。我以为在贡献《慈禧前传》于读者之前，有先一叙此过程的必要，因作本篇。

—

宣宗生前，三后九子，二、三两子幼殇；第一子死于道光十一年四月，两个月以后，皇四子奕訢生，是为文宗。

文宗的母亲钮祜禄氏，由全嫔累进为全贵妃，十三年四月，继后佟佳氏崩，全贵妃晋为皇贵妃，摄六宫事，十四年十月，正位中宫。二十年正月初九崩，年三十三。宣宗亲自定谥为“孝全”。

清宫词：“蕙质兰心并世无，垂髫曾记住姑苏，谱成六合同春字，绝胜璇玑织锦图。”原注：“孝全皇后为承恩公顾龄之女，幼时随宦至苏州，明慧绝时。曾仿世俗所谓七巧板者，斫木片若干方，排成‘六合同春’四字，以为宫中新年玩具。”因生长苏州之故，亦可想见其在“明慧”以外，还有江南女儿的温柔，这与旗下格格的开朗爽健是大异其趣的，此所以独蒙帝眷。

孝全之崩，曾有异闻。清宫词：“如意多因少小怜，蚊杯鸩毒兆当筵，温成贵宠伤盘水，天语亲褒有孝全。”原注：“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，旋正中宫，数年暴崩，事多隐秘。其时孝和太后尚在，家法森严，宣宗亦不敢违命也，故特谥之曰：‘全’。宣宗既痛孝全之逝，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，以其为孝全所出，且于诸子中年龄较长。”照这首诗看，孝全暴崩，似是新年宫中家宴，为人下毒所致。但“温成贵宠伤盘水”一，兼用宋仁宗张妃怙宠及庆历八年近侍作乱纵火，曹后率宫人救火擒贼的故事，不知意何

所指？词连孝和，尤不可解。史载：宋仁宗张妃颇与闻外事，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，或者孝全亦有类似的举动，而宣宗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，有所责备，孝全因而羞惧服毒。宣宗哀矜，谥以“全”字。这是我的猜想，究竟真相如何？诚所谓“宫闱事秘，莫得闻矣！”

孝全崩后，宣宗未再立后。其时妃嫔中，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，幼殇的皇二子、皇三子，都是她所出，再生一子，就是皇六子奕訢。孝全崩时，奕訢即由静皇贵妃抚养，王闿运《祺祥故事》：“恭忠王母，文宗慈母也。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，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，故与王如亲昆弟。”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，被尊为“皇考康慈皇贵太妃”，所谓“乳文宗”的“乳”字，如作哺育解，不实，“舍其子”更不实，静皇贵妃多少是偏爱亲子的。但文宗与奕訢为皇子时如“亲昆弟”则可信，因不独同在一母照拂之下，且年龄相仿，同在书房，兼之皇五子奕琮出嗣为惇亲王后，不在宫中，皇七子奕濂还小，不足为侣，除此以外，宫中别无可以谈得来的弟兄，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。

二

奕訢的才具，无疑地胜过奕訢，宣宗亦最钟爱这个儿子。但大位终于奕訢者，另有缘故。《清史稿·杜受田传》：“文宗自六岁入学，受田朝夕纳诲，必以正道，历十余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长且贤，欲传大业，犹未决；会校猎南苑，诸皇子皆从，恭亲王获禽最多，文宗未发一矢，问之，对曰：‘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’宣宗大悦曰：‘此真帝者之言！’立储遂密定。”文宗的这段话，就是杜受田的传授。又清人笔记载：“道光之季，宣宗衰病，一日召二皇子入对，将藉以决定储位。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，卓（秉恬）教恭王，以上如有所垂询，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杜则谓咸丰帝曰：‘阿哥如条陈时政，智识万不敌六爷。惟有一策，皇上若自言老病，将不久于此位，阿哥惟伏地流涕，以表孺慕之诚而已。’如其言，帝大悦，谓皇四子仁孝，储位遂定。”

如上所引，文宗得位，不无巧取之嫌，而恭王的内心不甚甘服，亦可想而知。兄弟各有心病，种下了猜嫌不和的根由。而以静皇贵妃的封号一事为导火线，积嫌到咸丰五年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。兹就王湘绮所著《祺祥故事》中，有关此事的记载，分段录引注释如次，以明究竟（引文上加A记号）。

A 会太妃疾，王日省，帝亦省视。一日，太妃寝未觉，上问安至，宫监将告，上摇手令勿惊。妃见床前影，以为恭王，即问曰：“汝何尚在此？我所有尽与汝矣！他性情不易知，勿生嫌疑也。”帝知其误，即呼“额娘”。太妃觉焉，回面一视，仍向内卧不言。自此始有猜，而王不知也。

圆明园三园之一的万春园，原名绮春园。道光年间，尊养孝和太后于此。文宗即位，亦奉康慈太妃居绮春，这是文宗以宣宗尊孝和者尊康慈，而视疾问安，又无异亲子，凡此都是报答抚育之恩。但看康慈误认文宗为恭王所说的一段话，偏心自见，而猜嫌固先起自康慈。

A 又一日，上问安入，遇恭王自内而出，上问病如何？王跪泣言：“已笃！”意待封号以瞑。上但曰：“哦，哦！”王至军机，遂传旨令具册礼。

此记康慈不得太后封号，死不瞑目。“哦，哦！”是暂不置可否之词，恭王则以为文宗已经许诺。这可能是一种误会，但恭王行事，有时亦确不免冲动冒失，因而被认为“狂妄自大”，以后与慈禧的不和，即由于此种性格使然。

恭王初入军机在咸丰三年十月，虽为新进，但以爵位最尊，成为掌印钥的“领班军机大臣”，所谓“军机领袖”、“首辅”、“首揆”都是指领班的军机大臣。召见军机，自乾隆十三、四年间开始，全班同见，但首辅或一日数召，面听指示称为“承旨”，既承旨而缮拟上谕进呈，称为“述旨”，至于“传旨”，通常指口头传达旨意而言。

A所司以礼请，上不肯却奏，依而上尊号，遂愠王，令出军机，入上书房，而减杀太后丧仪，皆称遗诏减损之。自此远王同诸王矣！

“所司”指礼部。尊封皇太后，应由礼部具奏，陈明一切仪典。恭王传旨，虽非文宗本意，但皇帝如摈拒礼部请尊封皇太后的奏章，则将闹成大笑话，所以不得不依奏。而恭王的“传旨”，起于误会，终同挟制，文宗自然要懊恼。

《清史稿·文宗本纪》咸丰五年秋七月壬戌朔：“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”。到七月庚午（初九），皇太后崩，十一天以后，恭王以“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”的“原因”，奉旨退出军机，回上书房读书。所谓“自此远王同诸王”的“诸王”，指惇郡王奕淙、醇郡王奕譞、钟郡王奕詝、孚郡王奕瀚等四人，这就是说，文宗从此看待奕訢与其他异母弟并无区别，不复如“亲昆弟”。而康慈的抚育之恩，也算在尊封太后一事中报答过了。

据《清史稿礼志》康慈太后崩，“帝持服百日如制”。所谓“减杀太后丧仪”，最主要的是谥法有异，《清史稿·后妃传》康慈崩后，“上谥曰‘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’，不系宣宗谥，不祔庙”。按：封后而不系帝谥，起于明宪宗生母孝肃太后，《明史·后妃传》“孝肃周太后，英宗妃、宪宗生母也。……嘉靖十五年与纪邵二太后并移祀陵殿，题主曰皇后，不系帝祀，以别嫡庶，其后穆宗母孝恪、神宗母孝定、光宗母孝靖、熹宗母孝和、庄烈帝母孝纯，咸遵用其制。”但在清朝，上谥太后，并无此前例。文宗不以家法而沿用前朝故事，一方面表示，孝静太后抚育有恩，侍奉如生母，一方面亦表示嫡庶究竟有别。致憾之深，可以想见。

以后到了咸丰七年，奕訢复起，受命为都统，其时肃顺已开始得宠，为固位计，不免对奕訢有所中伤。英法联军，进逼京师，文宗以“秋猕木兰”为名，仓皇避往热河，命奕訢留京“办理抚局”，则由于肃顺的制造空气及守旧派的推波助澜，相率以为奕訢将借洋人的势力，重演“土木之变”的故事，甚至连惇亲王奕淙亦相信奕訢要谋反。于是文宗与恭亲王手足之间，猜忌愈深。

总之，如无牢不可解的心病，则以兄弟之亲，谗言不入，文宗未命的顾命八大臣，当以奕訢为首。“祖制重顾命”，以恭王的才具，执行尊严的家法，慈禧决不可能取得任何政治上的权力。照这样看，清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参商，不过便宜了慈禧一个人而已。历史的因果关系，有时奇妙难测，此为一例。

—

皇帝终于把所有的奏折看完了。

丢下惠亲王领衔所奏，“恭办圣训告竣，请旨遵行”的那道折子，他顺势伏在紫檀书案上喘气。左右的小太监都无动作，只紧张地注视着，怕“万岁爷”会昏厥。皇帝虚弱得太厉害，这时还不能去碰他，须等他喘息稍定，才宜于上前服侍。

三十岁的皇帝，头上涔涔冷汗，胸前隐隐发痛，最难受的是，双颊潮热，烧出一种不知何处可以着力的虚浮之感。但是，他的思绪仍然是清晰敏锐的，最后所看那道奏折的内容，还能清清楚楚地默记得起。什么“圣训”？想到他自己告诫臣子的那些话，“朕”如何如何？“尔等”如何如何？越觉双颊如火，烧得耳朵都发热了。

每一念及自己的责任，他总不免归于困惑，困惑于列祖列宗，何来如许精力，得以轻易应付日理万机的繁剧？而尤其使他不解的是，他的高祖世宗宪皇帝，古往今来如何竟有以处理政事为至乐，每天手批章折，动辄数千言，而毫不觉得厌倦的天子？

对于他来说，仅是每天看完奏折，便成苦刑，特别是那些军报。江南未平，山东又起，域内未弭，夷人又至。祖父以前，只有边陲的鳞甲之患，父亲手里，也不过英夷为了鸦片逞凶，象这几年来忧外患，纷至迭起，不独东南半壁糜烂，甚至夷人内犯，进迫京师，不得不到热河来避难，这是前人所未曾遭遇过的艰难处境，他相信换了任何一位皇帝，都会象他一样，怕看那些奏报军情的章折。

唯有这样自我警解，他才能支持得下去，也唯有这样自己为自己找理由，他才能有寻一些乐趣的心情，领略到一些天子之贵！

喘息渐渐平定了，他慢慢抬起身子，早有准备的小太监，敏捷有序地上前伺候，首先是一块软白的热手巾递到他手里，然后进参汤和燕窝，最后是皇帝面前最得宠的小太监如意，捧进一个朱漆嵌螺甸的大果盒，跪在御座旁边，盒盖揭开，里面是金丝枣、木樨藕、穠荔枝、杏波梨、香瓜，五样蜜饯水果。皇帝用金叉子叉起一片梨，放在嘴里，靠在御座上慢慢嚼着，觉得舒服得多了。

“传懿贵妃来批本！”

“瞧！”管宫内传宣的小太监金环跪一跪，领旨走了。

“慢着！”等金环站定，皇帝又吩咐：“传丽妃，东暖阁伺候。”

等金环传旨回到御书房，皇帝已回烟波致爽殿东暖阁。接着懿贵妃到了御书房，一个人悄悄地为皇帝批答奏折。

她不能坐御座，侧面有张专为她所设的小书桌。从御书案上将皇帝看过的奏折都移了过来，先理一理。把那些“请圣安”的黄折子挑出来放在一边，数一数奏事的白折子，一共是三十二件，然后再清理一遍，把没有做下记号，须发交军机大臣拟议的再挑了出来，那就只剩下十七件了。

批十七件奏折，在懿贵妃要不了半个时辰，因为那实在算不了一件事！

多少年来累积的经验使然，皇帝批答本章，通常只不过在几句习用语中挑一句，诸如“览”，“知道了”，“该部知道”，“该部议奏”，“依议”之类。而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，皇帝也不必亲自动笔，只在奏折上做个记号就行了。

记号用手指甲做。贡宣纸的白折子，质地松软，掐痕不但清晰，而且不易消灭，批本的人看掐痕的多寡、横直、长短，便知道皇帝的意思，用朱笔写出那个掐痕所代表的一句话，就算完成了批答。这在“敬事房”的太监，

是无不可艺胜任的。

喜欢揽权的懿贵妃，因为常侍候皇帝处理政务的缘故，把这个能够与闻机密的工作，拿到了手里。皇帝的亲信近臣，协办大学士，署领侍卫内大臣，内务府大臣并执掌印钥的肃顺，因此一再秘密进言，说懿贵妃揽权，喜欢干预政事，其实，她是在学习政事。对于大清的皇位，没有谁比她看得再清楚的，也许一年半载，至多不出三年，她的今年才六岁的儿子——皇长子，也就是皇帝眼前唯一的儿子载淳，将会继承大统。她必须帮助儿子治理“天下”。

所以她不但依照掐痕，代为批答，更注意的是，皇帝看过，未作表示，而须先交军机大臣处理的奏折，往往在那里面的陈述，才是正在发展中的军国重务，她想了解内外局势，熟悉朝章制度，默识大臣言行，研究驭下之道，懂得训谕款式，这些都要从奏折中去细心体味。

有一道奏折，是恭亲王奕訢所上，皇帝未作任何记号，而应该是有明确指示的，恭亲王“奏请赴行在，敬问起居”，哥哥有病，弟弟想来探望，手足之情，天经地义，何以不作批答呢？

稍作思量，懿贵妃就已看出，这道内容简单的奏折中，另有文章。恭亲王来问起居，只是表面的理由，实际上是要亲自来看一看皇帝的病势，好为他自己作一个准备。也许，恭亲王还会苦谏回銮，果真谏劝生效，回到北京，有那么多王公大臣，勋戚耆旧在，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制裁专擅跋扈的肃顺。

想到这里，她立刻知道了这道奏折发交军机处以后的结果。肃顺虽不是军机大臣，但在热河的军机大臣中，怡亲王载垣，肃顺的胞兄郑亲王端华，倚肃顺为灵魂。穆荫、匡源、杜翰都仰他的鼻息，资格最浅的“打帘子军机”焦祐瀛，由军机章京超擢为军机大臣，更是肃顺的提拔，这样，他们还不是都照肃顺的意思，驳了恭亲王的折子？

“哼！肃老六，你别得意！”懿贵妃这样轻轻地自语着，把恭亲王的奏折拿在手里去见皇帝。

在东暖阁的丽妃，听得太监的奏报，特意避了开去。皇帝却依旧躺在炕床上，等懿贵妃跪安起来，随即问道：“你手里拿着谁的折子？”

“六爷的。”宫内家人称呼，皇帝行四，恭亲王行六，所以妃嫔都称恭亲王为“六爷”。

皇帝不作声，脸色慢慢地阴沉下来，但潮热未退，双颊依然是玫瑰般鲜艳的红色，相形之下，越显病态。

这样阴沉的脸色，在此两三年中，懿贵妃看得太多了。起先是不安和不安，历久无事，不安的感觉消失了。而现在，甚至不快都已感觉不到，该说的话还是要说，不管他是如何的脸色！

“皇上！这一道折子，何必发下去呢？”

皇帝开口了：“我有我的道理。”他本来想用峭冷的声音，表示给她一个钉子碰，但以中气不足，声音低微而软弱，反倒象是在求取谅解。

于是懿贵妃越发咄咄逼人：“我知道皇上有道理。可是皇上有话，该亲笔朱批。皇上别忘了，六爷是皇上的同胞手足。而且……，”她略一沉吟，终于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：“他跟五爷、七爷他们，情分又不同。”

皇帝有五个异母的弟弟，行五的奕淙，出嗣为他三叔的儿子，袭了惇亲王的爵，行七的醇郡王奕濂，与皇帝以兄弟而为联襟，他的福晋，就是懿

贵妃的胞妹，行八的奕诒和行九的奕谕，亦都是在皇帝手里才受封的钟郡王和孚郡王。唯有奕訢的情形特殊，当皇帝继承大位的同时，他便由先帝朱笔亲封为恭亲王，而情分格外不同的是，皇帝十岁丧母，由恭亲王的生母抚育成人，所以六弟兄之中，只有他们俩如同一母所生。

但是，因爱几乎成仇，也正为此。这是皇帝的心病，懿贵妃偏偏要来揭穿，话说得在理上，皇帝心内懊恼，却是无可奈何，只得退让一步：“那，你先搁着！”

“是！”懿贵妃说，“这道折子我另外留下，等皇上亲笔来批。”

“嗯。你跪安吧！”

“跪安”是皇帝叫人退下的一种比较宛转的说法，然而真正的涵义，因人因地而异，召见臣工，用这样的说法是表示优遇，而在重帷便殿之中，如此吩咐妃嫔，那就多少意味着讨厌她在跟前，因此懿贵妃心里很不舒服。

跪安是跪了，也正巧，跪下去就看见炕床下掉了一块粉红手绢在那里，顺手捡起来一抖，粉香扑鼻，上面黑丝线绣的五福捧寿的花样。这一看，懿贵妃陡觉酸味直冲脑门，脸色就很难看了。

忍了又忍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她站定了喊道：“如意！”

这一喊惊动了皇帝，转脸看到她手里拿着块手绢，认得是丽妃的东西。怎么到了她手里？倒要看看她跟如意说些什么？

“传话给小安子，让他去问一问，皇后可是在歇午觉？如果醒了就奏报，说我要见皇后。”

懿贵妃朗朗地嘱咐完了，扬着手绢儿，踩着“花盆底儿”，一摇三摆地离开了东暖阁。

皇帝非常生气，立刻回到书房，召见肃顺。

原怀着一腔怒火，打算着把懿贵妃连降三级，去当她入宫时初封的“贵人”，但见了肃顺，皇帝却又改了主意。懿贵妃与肃顺是死对头，皇帝难胜烦剧，但求无事，不敢去惹是非。

肃顺却已从小太监口中，得知端倪，此时见皇帝欲语不语，满面忧烦，便即趋至御座旁边，悄悄问道：“想来又是懿贵妃在皇上面前无礼？”

皇帝叹口气，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皇上是什么意思，吩咐下来，奴才好照办。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办？”皇上万般无奈地说：“第一，她总算于宗社有功；第二，逃难到此，宫里若有什么举动，那些个‘都老爷’，可又抓住好题目了，左一个折子，右一个折子，烦死了！”

所谓“于宗社有功”，当然是指后宫唯有懿贵妃诞育了皇子，肃顺心想，不提起来还罢了，提起来正好以此进言。

于是，他先向外望了一下，看清了小太监都在远远的廊下，才趴在地下，免冠碰了个头，以极其虔诚忠爱的姿态说道：“奴才有句话，斗胆要启奏皇上。这句话出于奴才之口，只怕要有杀身之祸，求皇上天恩，与奴才作主。”

肃顺是皇帝言听计从的亲昵近臣，早已脱略了君臣的礼节，这时看他如此诚惶诚恐，大为诧异，而且也稍有滑稽之感，便用惯常所用的排行称呼说道：“肃六！有话起来说。”

肃顺倒真的是有些惶恐，叩头起来，额上竟已见汗，他也忘其所以地，就把御赐宝石顶的大帽子，往御案上一放，躬身凑过去与皇帝耳语。

“懿贵妃恃子而骄，居心叵测，皇后忠厚，丽妃更不是她的对手。皇上要为皇后跟丽妃打算打算才好。”

皇后为皇帝所敬，丽妃为皇帝所爱，提到这两个人，皇帝不能不关切，但是：“你说如何打算？而且有我在，她又敢如何？”

“不是说眼前，是说皇上万年以后——这还早得很哪！不过，阿哥今年六岁还不要紧，等阿哥大了，懂事了，那时候皇上再想下个决断，可就不容易办到了！”

他的话说得相当率直，皇帝也不免悚然惊心，对于自己的病，最清楚的还是莫过于自己，一旦倒了下来，母以子贵，那就尽是懿贵妃的天下了。吕氏明空，史迹昭然，大清宗社，不能平白送给叶赫那拉氏，若有那一天，何以上对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？

皇帝动心了！太阳穴上苍白的皮肤下，隐隐有青筋在跳动，双手紧握着御座的靠手，痛苦而又吃力地在考虑这个严重的后患。

而他的衰弱的身体，无法肩负这样一个重大的难题，想不多久，便觉得头昏胸痛，无法再细作盘算。这原非一时片刻所能决定的大事，暂且不想它吧！

“让我好好儿想一想。”皇帝又郑重告诫：“你可千万别露出一点儿什么来！”

“奴才没有长两个脑袋，怎么敢？”

到了晚上，皇帝觉得精神爽快了些，记起恭亲王那道折子，想好好作个批答。于是又到了书房，由丽妃在灯下伺候笔墨。

把恭亲王的折子重新看了一遍，想起儿时光景，皇帝触动了手足之情。

于是二十年来的往事，刹那间都奔赴心头，最难忘怀的是，每天四更时分，起身上学，奕訢爱玩贪睡，保母一遍遍地唤不醒，只要说一句：“四阿哥可要走了！”立刻就会把双眼睁得好大，慌慌张张地喊着：“四哥等我！四哥等我！”

于是纱灯数点，内监导引，由皇子所住的乾清宫东五所，入长康左门，穿越永巷，进日精门到乾清门东面的上书房。虽然各有授汉文的师傅，教满洲话的“谙达”，但只要一离了书案，两个人必定凑在一起，不管到哪里都是形影不离的。

皇帝记得自己十四岁那年，正式开始习骑射，就在东六宫西面的东一长街试马。十三岁的奕訢，第一次被抱上鞍子，吓得大叫，可是没有几天工夫，就已控御自如，骑得比谁都好。从那时候起始，奕訢才具展露，一步一步地赶上来了！

“唉！”皇帝轻喟着，浮起一种莫名的惆怅，喃喃念道：“青灯有味，儿时不再！”一面自语，一面取支玉管朱笔，信手乱涂着。

丽妃从皇帝肩头望去，只见画的是两个人，一个持枪，一个用刀，正在厮杀，便即问道：“皇上画的是谁啊？”

“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老六。”

丽妃一颗心猛然往下一沉，手脚都有些发冷，皇上与六爷兄弟不和，她是知道的，但何至于如仇人般刀枪相见，要拚个死活呢？

“这话有十四、五年了！”皇帝画着又说：“是老六玩儿出来的花样，让内务府给打了一把好刀，一支好枪，我跟他两个人琢磨出来好些个新招式。有一天让老爷子瞧见了，高兴得很，给刀枪都赐了名字，刀叫‘宝钺宣威’。”

丽妃舒了口气，无端惊疑，自觉好笑，“枪呢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又问。

“枪叫‘棣华协力’。”皇帝转脸来问：“你可懂得这四个字？”

丽妃娇媚地笑着，“我那儿懂呀？正等着皇上讲给我听呢！”

“这就是说弟兄要同心协力，上阵打仗，才可保必胜。”

“本来就应该这样儿嘛！”

“连你都知道，”皇帝冷笑一声，“哼！老六偏偏就不知道！去年八月初，我叫他出面议和，无非担个名儿，好把局势缓一缓，腾出工夫来调兵遣将，谁知道他只听他老丈人桂良的话，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了！我真不懂他其心何居？”

静静听着的丽妃，笑容渐敛，不敢赞一词。因为皇后一再告诫过她，皇帝说到什么有关系的话，只准听，不准说，更不可胡乱附和或者出什么主意，这是祖宗的家法。柔弱的丽妃，就是没有皇后的提示，她也是不敢违犯的。

发了一顿牢骚的皇帝，心里觉得痛快了些，站起身来，踱了数步，重新回到御座，对着恭王的奏折，拈毫构思。

他已打定了主意，决计不要恭亲王到行在来。但是，他不愿意批几个字就了事，心想着该好好写一段冠冕堂皇，情文并胜的话，一则好堵住朝野悠悠之口，再则也让“老六”领略领略他的文采，他自知此刻能胜过他这个弟弟的，怕就只有这一点了！

“这是刚沏的。”丽妃把用一只康熙五彩盖碗盛着的新茶，捧到御前，“昨儿个湖南进的君山茶。皇上尝尝！”

“嗯。”皇帝自己用碗盖，慢慢把浮着的茶叶，滤到一边，望着淡淡的茶氛出了一会神，忽然转脸喊了声：“莲莲！”

“莲莲”是丽妃的小名。她刚走向门前，要传小太监去预备点心，听得皇帝呼唤，赶紧答应一声：“莲莲在！”

“你说，”皇帝等她走到御书案前，指着奏折这样问她：

“老六要到热河来看我的病，我应该怎么跟他说？”“这……，”丽妃陪笑道：“该皇上自己拿主意。我不敢说。”

皇帝知道宫中曾经诫饬妃嫔，不得与闻政务，所以点点头说：“不要紧，是我问你的，你说好了。皇后知道了也不会责备你。”

这一说，丽妃不能不遵旨。她想了一会答道：“皇上看待六爷，原跟亲兄弟一个样，只怕六爷来了，谈起从前，不免伤心，那就对圣体大不相宜了。如果六爷体谅皇上的心，还是在京城里好好办事，替皇上分忧，不来的好。反正秋凉总得回銮，也不过一转眼的工夫！”

一番婉转陈奏，赢得龙颜大悦，连连轻击书案，学着三国戏中刘备的科白笑道：“嗯，嗯，正合孤意！”

看见皇帝得意忘形的神情，丽妃抽出袖中那方五福捧寿花样的粉红色手绢，握在嘴上，轻声笑了。

于是皇帝欣然抽毫，略一沉吟，用他那笔在《麻姑仙坛记》上下过功夫的颜字，在恭亲王的折子后面，振笔疾书：“朕与恭亲王自去秋别后，倏经半载有余，时思握手面谈，稍慰仅念。惟朕近日身体违和，咳嗽未止，红痰尚有时而见，总宜静摄，庶期火不上炎。朕与汝棣萼情联，见面时回思往事，岂能无感于怀？实与病体未宜！况诸事妥协，尚无面谕之处，统俟今岁回銮后，再行详细面陈。着不必赴行在！”

写到这里，加“特谕”二字，便成结束。忽然想起奏折内还有“夹片”，检起一看，果然。

奏折内别叙一事，另纸书写，称为“夹片”。恭亲王折内，另附一片，是说留京办事的军机大臣文祥，亦奏谓赴行在面请圣安。此人出身“满洲八大贵族”之一的瓜尔佳氏，能文能武，有见识，有才干，留守在京，任劳任怨，极其得力，皇帝原想也慰勉他一番，但恨他是恭亲王一党，而且这半天也劳累了，懒得再费心思，所以草草又写一笔：

“文祥亦不必前来。特谕！”

写完重看一遍，自觉相当恳切，一时不能回銮的苦衷，应可邀得在京大小臣工的谅解。

至于恭亲王心里作何想法？那就不去管他了！

这一夜，皇帝就由丽妃侍寝。如果在京城禁宫内，睡到寅卯之间，即须起身，传过早膳，到天亮辰时，召见军机，裁决庶政。政巡狩在外，办事程序，不妨变通。而且皇帝痼疾缠绵，必须当心保养，所以总要到天明以后，太监方敢“请驾”。

从去年八月驾到热河避暑山庄以后，这种情形，由来已非一日，但懿贵妃对于皇帝这一天的起居，特别注意，实际上她无时不在侦伺皇帝的动静，这份差使，由她的太监安德海担任。

这个被上上下下唤做“小安子”的安德海，是直隶南皮人，生成兔儿脸，水蛇腰，柔媚得象京城里应召侍坐的小旦，同时又生成一张善于学舌的鹦鹉嘴，一颗狡诈多疑的狐狸心，对于刺探他人的隐私，特具本领，因此深得懿贵妃的宠信。在禁城内，懿贵妃住“西六宫”的储多宫，照规矩有十四名太监执役，其中带头的两名“八品侍监”，名为“首领”，小安子以首领之一，独为懿贵妃的心腹。

前一天晚上，小安子就把丽妃在御书房伺候笔墨的消息，在懿贵妃面前渲染了一番。但一到起更，宫门深锁，消息中断。已两年未承雨露的懿贵妃，看着丽妃的那方粉红手绢，妒恨交加，几乎一夜不能安枕。所以一早起身，等小安子来请安时，她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去瞧瞧去！”

到那里“去”？“瞧”什么？小安子自然知道。答应一声，匆匆而去。等打听回来，懿贵妃正进早膳，他帮着照料完了膳桌，悄悄靠后一站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倒象是受了什么好大的委屈似地。

“怎么啦？你！”懿贵妃微偏着脸问。

“奴才在替主子生气。”

“替我？”懿贵妃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拿手里的金镶牙筷，指着膳食上的一碟包子说：“这个，你拿下去吃吧！”

小安子跪下来谢了赏，双手捧着那碟包子，倒退数步，然后转身走了出去。

懿贵妃慢慢用完早膳，喝了茶，照例要到廊上庭前去“绕弯儿”。一绕绕到后园，只见紫白丁香，烂漫可爱，桃花灼灼，灿若云霞，白石花坛上的几本名种牡丹，将到盛开，尤其娇艳。她深深惊异，三日未到，不想花事已如此热闹了。

花儿热闹，人儿悄悄，满眼芳菲，陡然挑动了寂寞春心，二十七岁的懿贵妃，忽然想起两句不知何时记下，也不知何人所作的词，轻轻念道：“不如桃杏，犹解嫁东风！”

念了一遍又一遍，叹口气懒懒地移动脚步，回身一瞥，恰好看见小安子在回廊上出现，知道他有话要说，便站住了等他。

“奴才刚打前边来。皇上刚刚才传漱口水！”小安子躬身低声，秘密报告。

“这么晚才起来吗？”

“听‘坐更’的人告诉奴才，皇上到三更天才歇下。叽叽咕咕，絮絮叨叨，跟丽妃整聊了半夜。”

“喔！”懿贵妃装得不在意地问，“那儿来这么多话聊呀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据说，就听见丽妃小声儿的笑个没完！”

懿贵妃脸上顿时变了颜色，但她不愿让小安子看到，微微冷笑一声，走得远远的，对花悄立，不言不语。

“皇上也是！”小安子跟过来，在她身后以略带埋怨的语气说，“怎么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呢！”

不错！懿贵妃在心里想，这是句很冠冕正大的话，到那里都能说的。于是，她从容地转过身来，一面走，一面问：

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跟在后面的小安子，赶紧从荷包里掏出一只打簧金表来，只见短针和长针，指在外国字的八和三上，便朗声答道：“辰正一刻。”

“哎哟！可稍微晚了一点儿！”

这是说到中宫问安的時刻晚了些。她昨天下午就要见皇后有所陈诉了，因为皇后午睡未醒，不便惊扰。这时决定乘问安的机会要狠狠告丽妃一状。所以特为把那方粉红手绢带着，好作为证据。就这时，又有个太监来密报，说皇帝起身不久，吐了两口血。这是常有的事，但恰好说与皇后。

皇后比懿贵妃还小两岁，圆圆的脸，永远是一团喜气，秉性宽厚和平，颇得皇帝的敬重，更得妃嫔、太监和宫女的爱戴。因此，就是精明强干的懿贵妃也不得不忌惮她几分。但是比起丽妃、婉嫔、祺嫔、玫嫔、容贵人她们，懿贵妃已是非常骄恣的了。就象皇后每天梳洗，妃嫔都应该到中宫伺候，唯有懿贵妃不到。皇后也曲予优容，甚至当皇帝知悉其事，作不以为然的表示时，皇后还庇护着，说是懿贵妃要照看阿哥，所以免她循例伺候。

也因为如此，懿贵妃在忌惮以外，还对皇后存着敬爱之意，同时她也深明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道理，要打击宫内何人，就必须利用皇后统摄六宫的权威。所以在敬爱以外，又还用了些笼络的权术。

一到中宫，只见其他妃嫔，包括丽妃在内，都已先在。这时懿贵妃才发觉自己失策了，应该早些来，无论如何要在丽妃之前，这样，等丽妃迟到，立刻就可以借题发挥，甚至以次于皇后的贵妃地位，放下脸来申饬她几句。岂不可以好好出口恶气？

她心里这样想着，表面上声色不动，给皇后请了安，又跟所有的妃嫔见了礼。转过脸向坐在炕上的皇后悄悄说道：

“我有样重要东西，要请皇后过目。”

“喔，是什么？”

懿贵妃故意毫无表情地呆了一会才说：“也不忙。等皇后什么时候闲着，我再跟皇后回话。”

皇后极老实，但也极聪明，若是别人如此说法，她一定信以为真，暂且丢下不管，而懿贵妃就不同了，深知她沉着厉害，说话行事，常有深意，这时必有极要紧的话，只可私下密谈。

因此，皇后慢慢抬眼，把丽妃以下的几个人，目视招呼遍了，才亲切地说：“你们都散了吧！”

于是妃嫔们依序跪安，退出中宫，各有本人名下的太监、宫女们簇拥着离去。宫规整肃，顿时声息不闻，朝阳影里，只有廊上挂着的一笼画眉、一架鹦鹉，偶尔发出“扑扑”地搦翅膀的声音。

懿贵妃有些踌躇，怕她所说的话，会让侍立在外面的太监听见，辗转传入丽妃耳中。因此顾盼之间，欲语还休。皇后猜出她的心意，便从炕上下地，说一声：“跟我来吧！”

“是！”懿贵妃机警，随手拿起摆在炕几上的，皇后的镶着翡翠嘴子的湘妃竹烟袋——这样，皇后贴身的宫女便知道用不着随伺，望而却步了。

进入寝宫，皇后盘腿坐在南炕上首，指着下首说道：“你也坐下吧！”

懿贵妃请个安谢了恩，半侧着身子坐着，从袖子里掏出那方粉红手绢，放在炕几上。

“谁的？”皇后拈起手绢一角，抖开来看了看上面的花样，“好眼熟啊！”

“丽妃的。”

“喔！”皇后笑一笑，把手绢摺回原处。

这一笑，颇有些皮里阳秋的意味，懿贵妃暗生警惕，千万不能让皇后存下一个印象，以为是跟丽妃吃醋。她的思路极快，一转念之间，措词便大不相同了。

“是我昨儿下午，在烟波致爽殿东暖阁捡的。这原算不了什么，不过，”懿贵妃皱一皱眉说，“为了皇上的病，外面的风言风语，已经够烦人的了，再要让他们瞧见这个，不知道又嚼什么舌头？”

“是呀！皇上有时候在那儿‘叫起’，召见臣工的地方，丽妃怎么这么不检点呢！”

“这也怨不得丽妃，她年轻不懂事，胆儿又小，脾气又好，皇上说什么，她还能不依吗？”

皇后默然，慢慢地拿起烟袋，懿贵妃抢着替她装了一袋烟，又取根纸煤儿，就着蟹壳黄的宣德香炉中引火点了烟，静候皇后说话。

皇后心地忠厚，抽着烟心里在想，谁说懿贵妃把丽妃视作眼中钉？看她此刻，竟是颇为回护丽妃。只是外面若有关于宫闱的风言风语，自己位居中宫，倒不能不打听打听。

于是皇后问道：“外面有些什么风言风语啊？”

“皇后还不知道吗？”懿贵妃故作惊讶地。

“没有谁跟我说过。”

“那必是他们怕皇后听了生气。”

“那一朝、那一代没有风言风语？”皇后从容说道，“外面说得对，咱们要听他们的，说得不对，笑一笑不理他们，不就完了吗？”

“皇后可真是好德量！叫我，听了就忍不住生气。”

“倒是些什么话啊？”

“话多着呢！”懿贵妃似有不知从何说起之苦，迟疑了半晌才笼统说了一句：“反正都说皇上不爱惜自己身子。”

“噢！原来是这些个话？那也不是一天才有的。”

看到皇后爽然若失，不以为意的神情，懿贵妃相当失望。看样子，是非说一两句有棱角的话，不能把她的气性挑起来。于是她故意装出想说不敢

说的神气，要引逗皇后先来问她。

皇后果然中计，看着她说：“你好像还有句话不肯说似地？”

“我……，”懿贵妃低首敛眉，“有句话传给皇后听，怕皇后真的要生气。”

“不要紧！你说好了。”

“外面很有些人这么说，说皇后的脾气太好了，由着皇上的性儿，糟踏自己的身子。倘或象当年孝和太后那样，皇上的病，不会弄成今天这个地步。”

孝和太后是先帝宣宗的继母，秉性严毅，后妃畏惮，以她来相提作比，显然是说皇后统摄六宫，失于姑息，以致无形中纵容了皇帝，溺于声色，渐致沉痾。这分咎戾，如何担当得起？

皇后终于动容了！惊多于怒，而皆归于忧急不安，问计于懿贵妃说：“外面这些话，对我是稍微苛刻了一点儿，可也实在是好话，你看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自然是请皇后，多劝劝皇上。”

“噤！”皇后重重叹口气，“劝得还不够吗？你说你的，他当面敷衍，一转背全忘了。”

你说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办法自然有。只怕皇后驭下宽厚，不肯那么做！”

皇后复又沉默，她懂得她的话，但要她以中宫的权威，制抑妃嫔的承幸，照她的性格来说，也实在是件不容易办到的事。

皇后心中的疑难，懿贵妃看得明明白白。任何事她一向是不发则已，一发就必须成功，费了半天的心机唇舌，眼看已经把皇后说服，不想又有动摇的模样。如果以一簣之亏，前功尽弃，越发不能叫人甘心。但这一簣之功，关系重大，必得好好想几句话，一下子打入皇后心坎，立见颜色。稍一迟疑，皇后必朝宽处去想，那就风流云散，什么花样也没有了。

这样转着念头，很快地想到了极厉害的一着，她刻意去回忆十几年前的往事，父亲死在安徽徽宁池广太道任上，官场势利，向来是“太太死了压断街，老爷死了没人抬”，既无亲友照应，又留下一大笔债，身为长女，好不容易抛头露面，说尽好话，才凑成一笔盘柩回京的川资。忘不了长江夜泊，寒潮呜咽，与弟妹睡在后舱，听母亲在中舱抚柩饮泣的声音，真个凄凉万状，想想倒不如推开船窗，纵身一跳……。

只要一触及这些回忆，懿贵妃就忍不住红了眼圈，鼻子里息率息率作响。沉思中的皇后，闻声转脸，正看到她从衣袖中抽出手绢儿在悄悄的拭泪，不免吃惊。

“怎么啦？你！”

不问还好，一问，懿贵妃泪流满脸，一溜下地，跪在皇后炕前，哽咽着说：“皇上今儿又‘见红’了！这么下去，怎么得了呢？”

皇帝的“红痰不时而见”，咯血亦是常事，但让懿贵妃这样痛哭陈诉，似乎显得病势格外沉重了，皇后心慌意乱，只拍着她的肩，连声劝慰：“别哭！别哭！”但口头这样子劝别人，自己的眼圈却也红了。

这时的懿贵妃，想起当年在圆明园“天地一家春”，夹道珠灯，玉辇清游，每每独承恩宠的快心日子，思量起皇帝温存体贴的许多好处，抚今追昔，先朝百余年苦心经营，千门万户，金碧楼台的御苑，竟已毁于劫火，而俊秀飘逸，文采风流的皇帝，于今亦只剩得一副支离的病骨，怎能不伤心欲绝？因此，她那一副原出自别肠的涕泪，确也流泻了伤时感逝的真情，越发感动了心肠最软的皇后。

“皇后您想，”懿贵妃哭着又说，“万一皇上有个什么的，阿哥才六岁，大权又落在别人手里，还有咱们孤儿寡妇过的日子吗？”

那哽咽凄厉的声音，完全控制了皇后的情绪，特别是最后的一句话，使得皇后震动了。

她想起跟皇帝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客客气气地，从容坐谈，皇帝常拿“纲鉴”上的故事讲给她听，久而久之，历代兴亡得失，大致了然于胸，奸臣专权，欺侮孤儿寡妇，篡弑自代的往事，也略略知道几件。要说肃顺是奸臣，这话不免过分，但他的跋扈是人人共见的，眼前不过跟懿贵妃作对，在自己面前，还持着对皇后应尽的礼节，然而此又安知不是看皇帝的面子？这样想着，惊出一身冷汗，万料不到自己也会有一天，面临这“孤儿寡妇”受制于人的威胁！

于是，皇后顺手拿起丽妃的那一方手绢，拭一拭眼泪、擤一擤鼻子，沉声叫着懿贵妃的小名说：“兰儿！你快别哭！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”说着，她从炕上下来，顺手扶起懿贵妃。

懿贵妃还在抽噎着，但终于收拾涕泪，跟着皇后一起走入后房套间。那是整个寝宫中最隐秘的所在，原是皇后贴身心腹宫女双喜的住处，两人就并肩坐在双喜床上密谈。

“你看皇帝的病，到底怎么样了？”皇后紧锁着眉问。懿贵妃想了想，以断然决然的语气答道：“非要回銮以后，才能大好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哼！”懿贵妃微微冷笑，“太医的脉案上，不是一再写着‘清心寡欲’？在这儿，有肃六他们三个，变着方儿给皇上找乐子，‘心’还‘清’得下来吗？听说，皇上还嫌丽妃太老实，他们还替皇上在外面找了个什么曹寡妇，但凡身子硬朗一点儿，就说要去行围打猎，我看哪，鹿啊、兔啊的没有打着，倒快叫狐狸精给迷住了！”

对于懿贵妃以尖酸的口吻，尽情讽刺皇帝，皇后颇不以为然，但是，她说的话，却是深中皇帝的病根。载垣和端华，是两个毫无用处的人，唯一的本事，就是引导皇帝讲究声色，若有所谓曹寡妇，必是此两人玩出来的花样。

因此，连忠厚的皇后，也忍不住切齿骂道：“载垣、端华这两个，真不是东西！”

懿贵妃立刻接口：“没有肃六在背后出主意，他们也不敢这么大胆。”

“唉！”皇后叹口气，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？回銮的话，眼前提都甭提！”

“那就只有想法子让皇上‘清心寡欲’吧！”

“对了！只有这个办法。”皇后停了一下又说，“除了丽妃以外，我不知道这一晌常伺候皇上的，还有谁。”

“这好办，叫拿敬事房的日记档来一查，就全都明白了！”

“嗯！”皇后点点头，起身走了出去，到得窗前，喊一声：

“来人！”

宫女双喜，应声而至。皇后吩咐传敬事房首领太监陈胜文，随带日记档呈阅。于是宫女传太监，太监传敬事房，约莫两刻钟的功夫，行宫中太监的头脑陈胜文，带着三大本从本年正月初一开始记载的日记档来见皇后。

敬事房专司“遵奉上谕办理宫内一切事务”，那日记档就是皇帝退入后

宫以后的起居注，寝兴饮食，记得一事不遗。皇后取档在手，从后翻起，前一页记的是昨天的一切，一日之间，丽妃就被召了两次，下午在东暖阁伺候，晚上在御书房伺候笔墨，然后记的是：“戌初二刻万岁爷回寝宫，丽妃随侍。”再往前看，触目皆是丽妃的名字，偶尔也有祺嫔、婉嫔等人被召幸的记载，但比起丽妃的雨露之恩来，那就微不足道了。

皇后很沉着，看完了日记档，不提丽妃，只问陈胜文：

“今日皇上怎么啦？要紧不要紧？”

陈胜文知道问的是什麼，跪在地下奏答：“今儿辰初一刻请驾，喝了鹿血，说是胸口不舒服，想吐，小太监金环伺候唾盂，皇上吐了两口血。要紧不要紧，奴才不敢说！”

“那么，吐的到底是什么血呢？”

“说不定是鹿血。”

懿贵妃插进来追问：“到底是什么血？”

她的声音极坚决，很清楚地表示了非问明白不可的意思。宫中太监都怕这位懿贵妃，陈胜文是太监头脑，碰的钉子最多，所以这时一听她的语气，心里发慌，结结巴巴地答道：“回懿贵妃的话，奴才实在不知道皇上吐的是皇上自己的血还是畜生的血？”

话一出口，陈胜文才发觉自己语无伦次，怎么把“皇上的血”与“畜生的血”连在一起来说呢？懿贵妃只要挑一挑眼，虽不致脑袋搬家，一顿好打，充军到奉天是逃不了的。正自己吓自己，几乎发抖的当儿，幸好皇后把话岔了开去。

皇后问的是，“可曾召太医？”

陈胜文赶紧回奏：“这会儿太医正在东暖阁请脉。”

“咱们看看去！”皇后向懿贵妃说。

到了东暖阁，在重帷之后，悄悄窥看，只见皇帝躺在软靠椅上，正伸出一只手来，让跪着的太医诊脉。

这人头戴暗蓝顶子，是恩赏四品京堂衔的太医院院使栾太。只看他直挺挺地跪在地上，眼观鼻、鼻观心，一脸的肃穆诚敬，但额上见汗，搭在皇帝手腕上的右手三指，亦在微微发抖。这使得皇后好生不安，如果不是脉象不妙，栾太不必如此惶恐。

除了皇帝自己以外，侍立在旁的御前大臣，侍卫和太监们，差不多也都看到了栾太的神色，而且怀着与皇后同样的感觉。因此，殿中的空气显得异样，每一个人皆是连口大气都不敢喘，静得似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

紧张的沉默终于打破了，栾太免冠碰了个响头：“皇上万安！”

这四个字就如春风飘拂，可使冰河解冻，殿中微闻袍褂牵动的声响，首先是肃顺走了过来，望着栾太说道：

“皇上今儿见红，到底是什么缘故？你要言不烦地，奏禀皇上，也好放心。”

于是，栾太一板一眼地念道：“如今谷雨已过，立夏将到，地中阳升，则溢血。细诊圣脉，左右皆大，金匱云：‘男子脉大为劳’，烦劳伤气，皆因皇上朝乾夕惕，烦剧过甚之故。”

“那么，该怎么治呢？”

“自然是静养为先……。”

“静养，静养！”皇帝忽然发怒，“我看你就会说这两个字！”

栾太不知说错了什么，吓得不敢开口，唯有伏身在地，不断碰头。

天威不测，皇帝常发毫无来由的脾气，臣子也常受莫名其妙的申斥，在这时就必须有人来说句话，才不致造成僵局，所以肃顺喝道：“退下去吧！赶快拟方进呈。”

有了这句话，栾太才有个下场，跪安退出，已是汗湿重衣。还得匆匆赶到内务府，略定一定神，提笔写了脉案，拟了药方，另有官员恭楷誊正，装入黄匣，随即送交内奏事处，径呈御前。

就这时，军机处派人来请栾太，说有话要问。到了宫门口军机直庐，只见他属下的太医杨春和李德立，已先在等候。这两个人也是深知皇帝病情的，同时奉召，就可知道军机大臣要问些什么了！

于是栾太领头，上阶入厅，只见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，坐在正中炕床上，其他四位军机大臣散坐两旁，依照他们的爵位官阶高下，栾太带着他的属下，一一叩头请了安，然后在下方垂手肃立，目注领班军机大臣怡亲王载垣，静候问话。

载垣慢条斯理地从荷包里取出一个翡翠的鼻烟壶，用小象牙匙舀了两匙放在手背上，然后用手指沾着送到鼻孔上，使劲地吸了两吸，才看着他身旁的杜翰说道：“继园，你问他吧！”

杜翰点点头，转脸对栾太用京官以上呼下的通称说：“栾老爷！王爷有话要问你，你要老实说，不必忌讳！”

“是！”栾太口里答应着，心里在嘀咕，只怕今天要出纰漏！

要问的话，只有一句：“皇帝的病，到底能好不能好？倘不能好，则在世的日子还有几何？”然而就是民间小户的当家人得了重病，也不能如此率直发问，何况是万乘天子？只是措词过于隐晦含蓄，又怕搔不到痒处，问不出究竟。因此，这位翊戴辅佐有功，被谥为“文正”的杜受田的令子杜翰，此刻颇费沉吟。

考虑再三，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婉转堂皇，不致以辞害义的好说法，只得一面想，一面缓缓地说：“圣躬违和已久，医药调养，都是你一手主持料理。入春以来，京城里谣诼纷传，私底下在揣测皇上的病势如何如何，那么……照你看，到底如何了呢？”

栾太原已料到有此一问，但没有想到有“医药调养，都是你一手主持料理”这句话！听口气“大事”未出，责任已定，不免反感。心里在想，太医本来最难做，祸福全靠运气，皇帝偏偏生的是缠绵难治的痼病，叫自己遇上了，就是运气太坏，再加上怡亲王和郑亲王专门逢迎皇上，娱情声色，自己的运气更是坏上加坏。这都还罢了，但皇上不听医谏，纵欲自戕，怡、郑两王不反躬自省，倒要把调养失宜的责任，转嫁到别人头上，实在于心不甘。

栾太自己忖量了一下，反正将来“摘顶戴”是无论如何逃不掉的，万一还要往深里追究责任，须先站稳脚步，方可保住脑袋！这样想着，不自觉地把腰挺起来了。

“回杜大人的话，皇上的病，由来已非一日，本源已亏，全靠珍摄。今儿个请脉，真阴枯槁，阳气独升，大是险象……。”

“慢着！”一声洪亮的天津口音，喝住了他，是被人背后称作“焦大麻子”的焦祐瀛——勇于任事的军机新进，他自觉抓住了栾太的把柄，“既如此，你今儿请脉，何以面奏：

‘皇上万安’？”